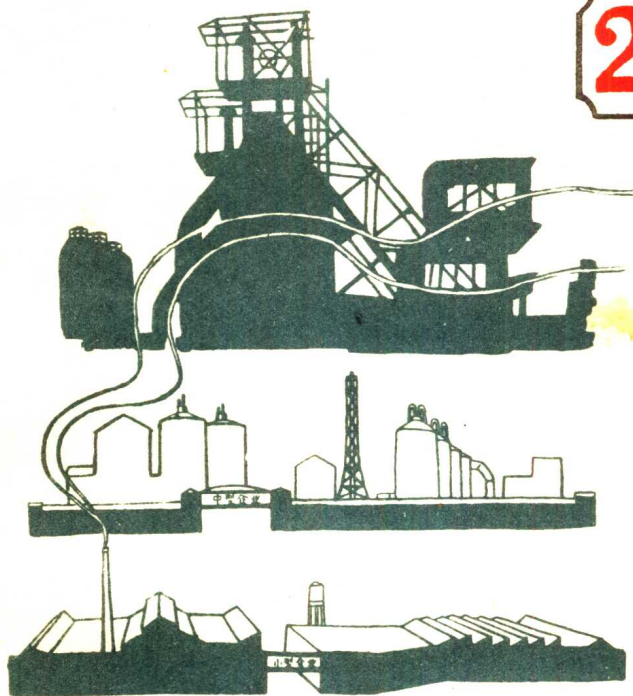


大跃进的一天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丛刊

2



小泥爐变成煉鉄厂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編輯部編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丛刊

第 二 集

小 泥 爐 变 成 炼 鉄 厂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编辑部编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074 字数 55 000 开本 787×1092 精 $\frac{1}{32}$ 印张 $3\frac{3}{16}$ 插页 3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册

定价 (1) 0.20 元

我們的說明

“大跃进的一天”的征文，是我們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設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組織大規模群众創作运动的一个新的嘗試。我們坚决地相信，我們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光輝照耀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但能以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气势在各个劳动斗争的崗位上飞跃前进，創造出惊人的奇迹，同样也必然会在文艺工作的領域中放射出灿烂的花朵。事实上他們也已經唱出了成千成万的民歌，写出了許多壮丽的詩文，不是等待别人来記錄、来反映，而是自己直接使用文艺武器来反映出自己的生活与斗争，并且反过来鼓舞和激励生活与斗争的前进。

征文发起以后，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立刻涌到了大量应征的文稿，正如我們所期待的一样，这些作品极大部分都正确、生动地反映了大跃进的面貌和气魄，它們的作者也极大部分是直接創造生活参加斗争的工农兵群众和干部，为了讓这些作品迅速和广大的讀者見面，我們打破一般征文的通例，不等待征文截止后再全部評选編訂，而是采用随到、随选、随編、随印，分集出版的办法。这种作为征文丛刊分集出版的小册子，其中所收入的只能說是

一种由編輯部初选的稿子。我們打算等待一个時間，讓它經過群众与時間的考驗，再重新加以选拔出版一种分类汇编的大本子。由于現在只是編輯部少数人的初选，遴选不一定完全正确，其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也可能会有一些錯誤，希望讀者尽量提出来告訴我們。征文現在繼續进行，我們热烈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大跃进的一天”征文編輯部

1958年8月

目 次

我們的說明	(1)
小泥爐变成煉鉄厂	中共河南宝丰县委 侯天祿 (1)
生产大检閱	长春 工人 季立民 (6)
睡不着覺的人	南昌 干部 白 沙 (9)
鎮龙記	河北內丘 下放干部 高 夏 (15)
月下种瓜	云南晋宁 刘澍德 (24)
抗旱歌	江苏启东近海乡党委書記 陆 英 (31)
飞水上山	旅大紅光社 周洪芝 (37)
王大嫂学文化	长春 下放干部 黃味魯 (47)
十二个香荷包	黑龙江呼兰合作社社員 田成明 (53)
打鐘老汉 (外十一首)	安徽宿松夏家社社員 王振寰 (57)
小社員的歌 (九首)	湖南益阳师范学校 幼 苗 (68)
漠漠荒原走单騎	新疆伊宁邮电局 干部 乔仁信 (75)
一双順脚鞋	辽宁綏中 李惠文 (87)
乡村医生	河南輝县 农民 刘长印 (94)
編后記	(98)

小泥爐变成炼鉄厂

中共河南宝丰县委 侯天祿

出宝丰城正西沿着新修的宝韓铁路走上不到四十华里，就到了治山成績卓越、工业遍地开花的南顧庄乡了。在高大的鋸齒岭上，聳插云霄的娘娘山下，到处呈现着一片紧张的建設景象：矿井象星罗棋布，高烟囱吐着浓烟，和着随风传来的歌声、笑声、轟隆的机器声，真使人胸闊神怡，心花怒放。这里有乡、社兴办的机械、水泥、炼焦、黑矾、硫磺、焦油、耐火砖、肥料等輕工业，也有炼鉄、煤矿等重工业。这些厂矿工业直接支援了国家建設和农业生产，也培养、鍛炼出許許多多的土专家，炼鉄能手薛福安就是这百枝千花中的一朵。

在靠近边庄村头的山坡上，有一个炼鉄厂，这个厂設備很简单，有五間房子，二十五座炼鉄爐，四十九名工人都是从农业社抽出来的。負責人薛福安原是农业社的副业股长，现在是厂的行政領導，也是技术員。他三十多岁，胖胖的个兒，不高不低，講話总是先笑后說，直爽有力。他不懂科学知識，也沒有經驗，只凭着滿腹热情和刻苦的鑽勁，为国家一爐一爐地炼出生鉄。說起这个炼鉄

厂，却是一个惊人的奇事。

六月的一天上午，天气闷热的喘不过气来，薛福安一个人戴了一顶粗草帽，在英岭坡上跑来跑去，他穿的白布衫被汗水浸透的水湿，可是也不休息，中午时分，他的衣袋内鼓鼓地装满了石头。回到家里，他对着这些石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用手拿拿这块石头特别沉，又看看那块石头在发光。他心里想：难道这是金矿、铁矿吗？不！要是什值钱的宝贝，哪能满山遍地都是，老几辈子就没人发现吗？他慌的连饭也没吃成，只拿了两块干馍，就去边庄找地质组的同志化验去了。

化验证明确是铁矿。他回到家里，天渐渐黑下来，阵阵微风吹来，身上觉着格外凉快。他点起罩灯把白干泥糊成的小炉子坐在铁洗脸盆上，炉里装上一层石头一层炭，点然后用风箱煽起来了。足足有两个钟头，他用火棍一捣，谁知炉子、石头和焦炭炼成一块，什么也分不出来。这次铁没炼成，石头却熔化了，他心里感觉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这使他翻来复去一夜没睡好觉。东方还没发白，他跑到马坡煤矿找着铁匠赵石头、薛遂元商量炼铁的事。铁匠平时用的铁是从远地进的货，他们根本不相信脚下的石头会变成铁。时间不留情地过去了。熬到晚上，他在矿上借来了一部破风鼓，没有轮子，他跑到地里拆下了木制水车轮，三人作起了第二次小泥炉试验。到底是人多劲大，风鼓的吹风比风箱的风大的多，从炉里冒出的火

光通紅通紅的，照的什麼都能看見，甚至連他們從額上簌簌滴下的汗珠也看的一清二楚。一場緊張的勞動停息了，鐵汁子從爐里流出來，三個人喜的合不攏嘴，興奮的心情消除了長期的疲勞。

試煉生鐵成功，受到了鄉黨委的表揚和極大支持，決定以他們三人為主，興建煉鐵廠，工業局並從上李莊鐵礦調來了工人崔鐵旦。在一天下午，他們背着十斤大米、十斤高粱面、一把鏟頭、二張鐵鍬，到邊莊去建廠去了。農業生產搞的更是熱火朝天，全鄉集中一千多民工在修水庫，邊莊村的門樓底下、磨棚里都住了人，哪能找房子建廠呢？經過一番協商才找到了一間羊圈住下了。沒有資金，沒有廠房，沒有工具，沒有技術，可是他們有決心。干活十分緊張，他們白天冒着炎日在山坡上採礦石，晚上不停地建爐子。沒有燈，撒上石灰照着白道子挖槽，四個人挖了一個通宵，還要忙着做飯。可是做飯又沒有鍋，昨天是借用修水庫民工的小鍋，早晨人家也要做飯，怎麼辦？於是他們又拿出鐵洗臉盆燒起飯來。當建爐打牆的時候，忽然發現土牆板上沒有繩，要回村找就耽誤時間，薛福安從腰里解下了布腰帶撕成條條當提繩，四人一鍬土一板牆的一天功夫打成了長七尺半、寬五尺許、高三尺半的土爐子，從煤礦上運來了破風鼓，跑十幾里地到大營鎮鐵工社找來了鐵輪，在上李莊找到了模子，韓莊請來了砂罐匠，白石坡炭廠借來了焦炭，就在這樣十分艱苦的条件下建

起厂来了。

兴建一座炼铁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切工作都是生疏的，确实也难以预料到发生的一切问题。当他们装炉点火的时候，五个人怎么也顾不过来。薛福安心里想：农业生产那样忙，从建厂以来一炉铁还没有见，怎向社里要人呢？于是大家商量和边庄水库以换工的办法借来了民工，于是第一个炼铁炉正式投入了生产。他们摇动风鼓呜呜地叫起来，在漆黑的夜晚，火光照的象点燃一盏汽灯，大伙精神都振奋起来，期望着这第一炉的喜讯。夜深了，大地更加沉寂，当他们团团围着炼炉眼巴巴地看着薛福安的双手，谁知，打开一看，净是些半明半暗琉璃般的大块块，霎时，他脸色发白，头上冒出冷汗，少气无力地坐在地上。

清晨，他们老早起来在一间小羊圈棚里开起诸葛亮会来了，当他们发现耐火罐破裂和黑土兑料过大的原因后，马上从新增添了炕窑，还改用自来风火。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苦干、苦钻，终于试炼成功了。这个厂到一九五八年底，可发展到高炉五十座、土炉一百座、工人一千名，为国家生产生铁一千二百六十万斤。

当有人问到薛福安同志的时候，他很诚恳地说：“试验泥炉炼铁成功和建成炼铁厂，是由于党的领导和大伙的努力，当我听了工业局王局长、乡党委郭书记的报告：我们要在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内钢铁工业方面要赶

上和超过英国，我浑身都是劲。我想：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超过英国完全可以用更短更短的时间，绝对用不了十五年，这就是我最大的决心。”他还说：“这仅是开头，以后我们的工业会搞的更热火！”听吧！这是多么有力量的声音！小泥爐变成了炼铁厂，在我们的祖国，多少英雄人物，創造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奇迹，群众智慧真是无穷无尽的！

生产大检閱

长春 工人 季立民

厂里下了通知，說明天生产大检閱。通过检閱，来看一看我們的雄厚力量，以及还存在着那些薄弱环节。要解决薄弱环节，發揮力量，給全面大跃进打下有力的基础。

我們两万多名汽車工人，象一支久經养精蓄銳的士兵，一下子接到了歼击敌人的命令。嘿！你看那个劲兒，一个个磨拳擦掌。仿佛，一下子就能把地球向前推进几个世紀！……

早晨，太阳还没有出山，距上班的时间还有四个多小时，車間里就沸騰了！在車間的角落里，有几个用砖砌的临时冶炼爐，火光忽忽直閃。几个老师傅，正忙着鍛打几种新形的車刀。这时候，錘声、号子在各个角落里此起彼落。生产工人忙着检查設備，刀具員、潤滑工也都忙得滿脸流汗。当然，这时候的領導干部忙得更欢，車間主任和党总支書記，跑东跑面，还亲自参加检查設備和各种准备工作；科室干部就甭說了，就連厂級領導干部也推着四輪

小車做輔助工作。一陣緊張的忙碌過後，一場激烈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廣播器里傳出：“現在的時候——是北京時間八點正。”就象戰鬥的号角吹響了，万台馬達一起吼叫起來。雖然往天生產也是這樣。不，今天比往天更緊張！聽吧：鍛工車間的大汽錘，就象搗蒜似的，一個勁通通通山響！如果不是習慣工廠生活的人，真會疑心是大炮響呢！鑄工車間的沖天爐，象神話中傳說的巨人，大口大口地吐出紅色的岩漿。澆鑄工推着乘滿灼熱鐵水的大罐，穿梭似的奔跑。头上的汗珠就象剛剛被急雨淋過似的。真的，這時沒有一個人不干劲沖天的。同志，你看見過流水嗎？對！發動機車間、底盤車間都是這樣生產，上道工序緊接着下道工序，一個趕一個，要有一個人稍慢一點，都堆在那里，就象一條大河被大壩堵起一樣。可是，誰又甘心慢一點呢！

晌午時分，廣播器傳出了勝利的消息：“各個車間已生產汽車 50 輛份！這已是過去三天才能生產出來數量！”又繼續說：“現在只有總裝配還跟不上形勢……”這下可把裝配工人造火了！就象一桶汽油傾進了火海，頓時燃了起來。他們不休息，向黨委提出保證：“一定迎頭趕上……”

下午，主要領導幹部都去支援總裝配線。裝配工人的干劲，可真感動人呵！周影老師傅握着一把電動扳手，一個勁地噠噠噠……干得兩眼發直，手都伸不開了，電動

扳手都握得发烫了！他仍然站在崗位上，干，干，干……后来干得嗓子冒烟，他水也不喝。党委書記几次拉他，他不肯下来！書記没办法，只得用一只水杯，一口一口給他喝，而他手仍然不停，电动扳手仍然噠噠响得震天！又是一下午激烈的战斗！广播器传出了胜利的喜訊：“一天装車一百輛！……”同志，你說，一天由十几輛跃到一百輛！这是多么惊人啊！不，在这天夜里，誰也沒有回家，全厂又提出了：大鬧技术革命，鼓足干劲，爭取跃进再跃进！举紅旗乘东风，保証出車百輛份以上！又提出大干特干，三年收回成本，远景 60 万！这正如俗語說：“耗子拉木楸，大头在后面呢！”

睡不着覺的人

南昌 干部 白 沙

鋼鐵元帥升帳，
煤炭先鋒上馬，
火車嗚嗚催陣，
組長睡覺不下……

——摘自小錫的大字報

在那楓柏密茂的青山腳下，躺着一條新開的鐵路岔道。嗚嗚叫着的火車，象穿梭一樣來來去去，把礦山的煤大批大批地裝往華東、華南……各個工廠的生產浪濤層層高漲，為了及時供應，大量支援，萍鄉煤場的調運任務是很緊迫的。

在靠山腳的煤場邊上，挺立着一座矮矮的平屋。屋子裡，不斷有人進進出出，有的來聯系工作，有的來了解調運進度，不斷有通訊員送來調運通知和電報信件，電話鈴不斷地響着。調運組長黎中良的頭髮上、肩膀上以及眉毛和鼻尖上，落滿了微微閃亮的煤屑，他一手拿着話筒，用另一只抓着一迭碼單、運單的手遮着一只耳朵，大

声的嚷着：“喂，多少？二十个車皮？不够，站长，现在的夜晚应该跟白天一样，给我们六十个車皮好吗？……什么？……是呀，我知道，计划是早完成了，你怕我们多超额一点吗？……”他的语气丝毫没有显示出他五个通宵没有睡觉了，他的眼睛在黑花花的脸膛上闪烁着火热的光采。

楊小武——一个稚气、调皮的小伙子，想到黎组长五夜没睡觉就生气，他听见他又在和車站联系夜里装車的事，便气呼呼地从門口跑进来，一把抢掉黎组长手里的碼单和信件，鼻子里哼了几哼說：“你好啊！夜里装車連叫也不叫醒我一声，昨夜从跳板上摔下来，右脚外边的皮全摔破了，你用只破背褡縛着，一气不吭地想瞞过我，瞞得过嗎？嘿！”

昨夜摔跤的事，黎组长的确想瞞过小楊，免得老叫人休息呀休息呀的，现在怎么被他知道了呢？黎组长心里一突，但馬上又鎮靜地說：“摔破点点粗皮沒啥，只怪自己不小心嘛。”

“不是不小心，而是几天没睡觉，头昏脚軟才摔跤的！”为了使黎组长沒有理由不睡觉，小楊一直抓住他腿部受伤这一点，辯了一陣之后，他就提出了建議：“组长，以后的夜班不許你一个人包干，应该两个人扯平：你干单日，我干双日，白天就一起干！”說着，狠狠地丢下手里的斧子，偷偷向组长看了看，又很快掏出烟来請组长抽。组

長靜靜地望望外面晚歸的人流，沒抽煙，反替小楊擦了根火柴。小楊又補充說：“今天是七月十八號，逢雙，輪我值夜班啦！”

黎組長用腳把削散在地上的鉛筆屑掃攏來，雙手向兩邊舒服地伸了兒下，默默地低聲笑道：“好，接受你的意見。”

.....

天剛剛黑，小楊就催組長睡。黎組長嘴里答應着：“我就睡，我就睡。”實際上却挨到十點鐘了，不是要畫完個表，就是要撥兒下算盤，好象塊磁鐵粘在桌邊一樣。小楊看得實在過意不去，用力把燈一吹，大家肅靜。

半小時後，車站來了電話，通知趕快裝車。小楊放下听筒，點亮馬燈照照躺下不久的組長，好象睡着了，便悄悄地帶起工具，一溜煙跑到裝煤台下去了。

小楊爬上列車，快活異常地畫着裝車綫，一個車，兩個車，……直爬到第五個車，前面車廂里突然電光一閃，他霍地舉起馬燈，大聲喝道：“誰？”

“我……”黎組長從車邊上露出半個頭來，頭髮上散挂着幾根零亂的稻草。小楊一見，真是又惱火又心疼，一下跳過車去：“你還沒睡，組長？”

其實，黎組長並沒有睡着，他雖然躺在床上閉上了眼睛，腦子里卻還象布滿了星星的天幕一樣，一下一下閃動着。他想，現在全國各個工廠都在躍進，都在爭取不要十